

# 中國崛起、亞洲復興與 國際關係學界的回應

Rise of China, Revival of Asia, and Responses from IR  
Scholars

唐欣偉

台灣大學政治系

## 壹、作為亞洲復興之一環的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雖是近十年來國際關係學界特別重視的議題。然而，它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可以視為二十世紀後半開始的亞洲復興之一環。首先開創亞洲復興局面的是在 1950-80 年代迅速發展的日本，然後是自 1980 年代至今迅速發展的中國大陸，最後則是擁有比中國大陸更多年輕人口的印度。這三個亞洲重要國家縮小了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開始扭轉過去西方強權支配世界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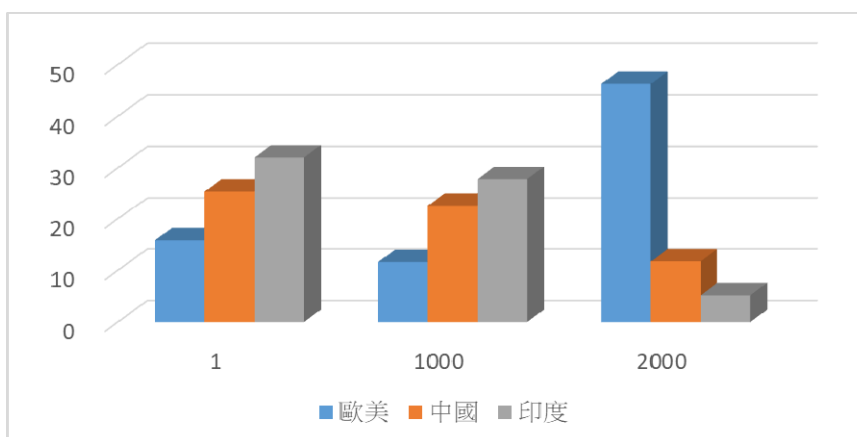
在學界主流論述中，從十六世紀初期至二十世紀中期，世上的強權幾乎都是西方國家。<sup>1</sup>在古代曾比歐洲更富庶強大的亞洲，逐漸被歷經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科學革命乃至於工業革

---

<sup>1</sup> 王曾才，《國際史概論》(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65-137；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87), pp.39-564;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p.55-333.

命的西方國家超越。從圖一可看出，印度在公元元年時 GDP 占全球總值的 32%、漢代中國占 25%、歐洲和美洲僅占 16%，相當於印度之半。到了公元 1000 年時，印度所占比例降為 28%、宋代中國降為 23%、歐美降為 12%，只比中國的一半多一點。但在 2000 年時，印度劇降至 5%、中國只剩 12%、歐美則躍升至 46%，比中國和印度總和的兩倍更多（請見圖 1）。

圖 1：歐美、中國與印度 GDP 占全球總產值百分比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Maddison Project 數據繪製。<sup>2</sup>

說明：橫軸數字代表公元年分，縱軸數字代表百分比。歐美包括東西歐和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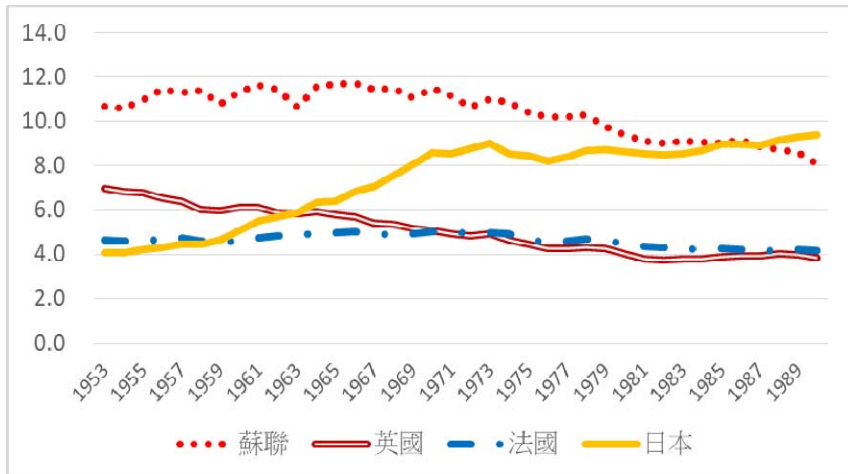
在十七世紀中期誕生於歐洲的主權國家，成為國際關係中最主要的行為者。<sup>3</sup>僻處歐陸外海的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征服印度，又在 1840-41 年間的鴉片戰爭中擊敗中國。北京在 1860 與 1900 年兩

<sup>2</sup> 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sup>3</sup> 陳欣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張亞中與左正東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11 年），頁 2。

度被英法等國攻陷。發生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就是德國與英法俄美等西方列強的決戰，決定性戰場都在歐洲。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的重大外交事件，主要是在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聖彼得堡或莫斯科所決定。難怪這段期間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學富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sup>4</sup>以西亞為主體的伊斯蘭地區的歐洲東側地區往往被稱為「近東」或「中東」，而離歐洲更遠的東亞則被稱為「遠東」。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跌到谷底的亞洲，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開始復興，逐步扭轉了落後的局面。

圖 2：日本 GDP 趕超法國、英國、蘇聯的過程（1953-90）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Maddison Project 數據繪製。

說明：橫軸數字代表公元年分，縱軸數字代表該國 GDP 占全球之百分比。

第一個邁入快速經濟成長的重要亞洲國家是日本。

該國在二十世紀時大致是亞洲首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

<sup>4</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21.

黎和會中與美、英、法、義並列為五強，也是國際聯盟理事會最初的四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遭到美國毀滅性打擊，並於戰後被美軍佔領。從 1953 年日本重新獲得主權起，其 GDP 迅速增長，於 1959 年趕過法國、1963 年趕過英國、1980 年超過英法總和，更在 1987 年趕過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到了 1990 年，達到巔峰的日本 GDP 將近為全球的 9.4%（請見圖 2），甚至比該年剛統一的德國也多出一倍。

就在日本 GDP 即將超越英法總和之際，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出版了著名的《日本第一：美國的教訓》，<sup>5</sup>代表美國學界對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肯定；在經濟規模占全球比重即將達到巔峰前，日本政界的石原慎太郎與業界的盛田昭夫共同撰寫了《一個可以說 NO 的日本：新日美關係方策》，<sup>6</sup>代表日本人的自信；在冷戰結束時，美國的 Friedman 和 Meredith 又推出了《未來美日大戰》，<sup>7</sup>代表美國對日本的警惕與「日本威脅論」。

前述三本在日本興盛時期出版的重要著作中，都把美國與日本互相對照。然而日本即使在經濟巔峰的 1990 年，產值也僅及美國的四成。進入 1990 年代後，日本經濟的增速更低於美國，以至於美國領先的幅度反而愈來愈大。

根據 Maddison 的統計，中國在 1992 年時的 GDP 便已經超過日本。若依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 2016 年 10 月公布的數據，1992 年時中國 GDP 雖已超過英國或法國，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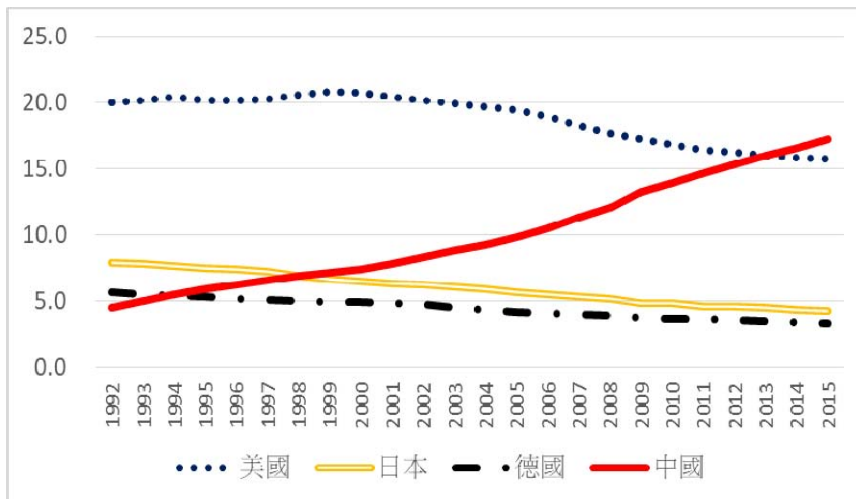
<sup>5</sup> 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6</sup>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NO」と言える日本—新日米關係の方策》（東京：光文社，1989 年）。

<sup>7</sup> George Friedman and Meredith LeBard,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仍不及德國、日本或美國。可是中國在 1994 年趕過德國、1999 年趕過日本、2006 年超過日德兩國總和、2013 年成為日德總和兩倍，最後終於在 2014 年打破了美國百餘年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地位（請見圖 3）。

圖 3：中國 GDP 趕超德國、日本、美國的過程（1992-2015）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IMF 數據繪製。

說明：橫軸數字代表公元年分，縱軸數字代表該國 GDP 占全球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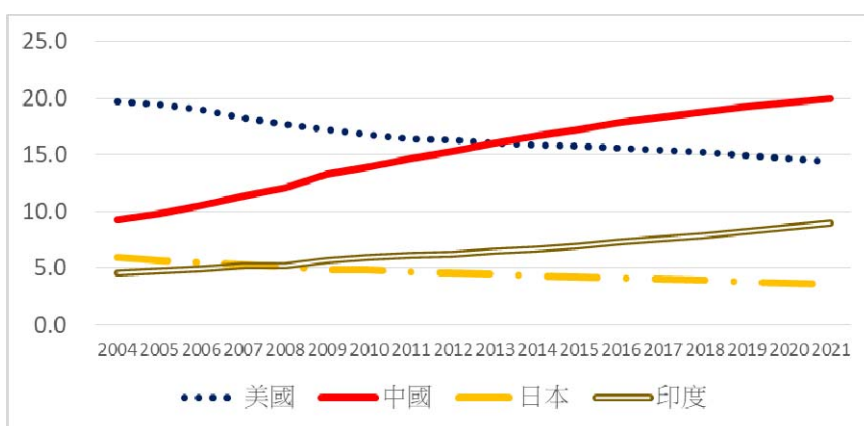
在圖 3 中，中國先趕過兩個原本領先幅度較小的經濟體，一段時間後再趕過曾遙遙領先自己的超級大國，與日本趕超法、英、蘇的過程如出一轍。另外，在中國 GDP 超越德國後，排名世界第三位時，美國人就推出了《中國第一：新超強占據舞台中央》這本書；<sup>8</sup>同時中國人自己也撰寫了《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

<sup>8</sup> Laurence Brahm, *China as No. 1: The New Superpower Takes Centre Stage* (Singapore: Butterworth-Heinemann Asia, 1996).

抉擇》。<sup>9</sup>這兩本書的國際影響力不及先前的《日本第一》與《一個可以說 NO 的日本》。可是次年出版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sup>10</sup>以及「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卻頗為深遠。

繼日本、中國之後，最後一個起飛的亞洲大國是印度。IMF 數據顯示，印度 GDP 在 2004 年起超過德國。從該年起，世界經濟模最大的四個國家中，有三個位於亞洲，而歐洲國家全部落榜。那時亞洲三大國 GDP 總值約為全球五分之一，和美國相若。印度 GDP 於 2008 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國。根據 IMF 估計，2018 年印度 GDP 相當於日本兩倍，而亞洲三強的 GDP 總值相當於美國的兩倍，到了 2021 年時即將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請見圖 4）。

圖 4：美、中、日、印四國相對經濟規模的變化（1992-2015）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IMF 數據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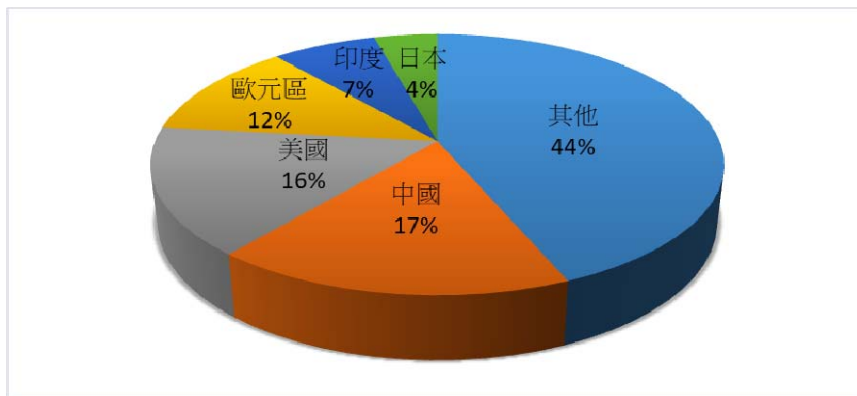
說明：橫軸數字代表公元年分，縱軸數字代表該國 GDP 占全球之百分比。

<sup>9</sup>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

<sup>10</sup>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A. Knopf, 1997).

在印度 GDP 趕上日本時，新加坡外交家兼學者馬凱碩出版了《新亞洲半球：勢不可當的全球權力東移》。<sup>11</sup>時至今日，不僅個別歐洲國家 GDP 遠不及中國、印度或日本，甚至連包含德國、法國等 19 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元區，經濟規模都已小於中國，而與印度、日本的總和相去不遠。根據 IMF 在 2016 年十月公布的數據，中國、美國、歐元區和印度這四個最大經濟體的 GDP 總和，在 2015 年時超過世界總和的一半。第五大經濟體日本，再加上印度與中國，就與美國和歐元區的總和相同。所以在前五名中，亞洲與歐美可說是旗鼓相當（請見圖 5）。中國或印度雖然還距離恢復古代盛世的地位還很遙遠，但已比二十世紀時改善許多。

圖 5：世界五大經濟體占全球 GDP 比例（2015）



## 貳、國際關係學界對亞洲復興的回應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 Organski 早在 1958 年就指出中國遲早會趕超

<sup>11</sup>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 2008).

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他甚至還準確地說出這個趕超過程將在二十世紀末開始。<sup>12</sup>不過大多數其他學者對中國的重視程度較低。另一方面，Organski 創立的「權力轉移論」學派雖主張以 GDP 作為國力指標，對曾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卻沒有特別高的評價。至於印度的復興才剛剛開始。所以直到二十世紀末，國際關係學界仍極度偏重西方，而對東方的認識不足。2000 年，兩位英國學者出書鼓吹將國際關係學與世界歷史結合，以矯正前者欠缺歷史縱深、過度偏重歐洲等缺失。<sup>13</sup>2001 年，在國關學界更具影響力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Mearsheimer 著書提醒美國注意中國可能之威脅，<sup>14</sup>使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的關注逐漸增加。然而大多數像 Mearsheimer 這樣的西方國關學者，並不了解東方的歷史文化，所以在描述、解釋或預測中國的對外行為時，還是以西方的歷史經驗為出發點。例如最近對於中國和美國會不會墮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的爭論，就是將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與公元前五世紀雅典與斯巴達這兩個城邦間的關係做類比。<sup>15</sup>

從 Thucydides 到 Mearsheimer 的許多西方學者，抱持悲觀的現實主義立場，提醒人們國際衝突的風險，二十世紀後期出現的結構現實主義，更強調國際無政府結構使得各國不得不力圖自保，而這樣的舉措又引起他國疑慮，從而陷入「安全困境」。反之，權力轉移論者卻主張像美國這樣的支配性強權，在國際體系中扮演著類似政

---

<sup>12</sup>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p.446-447.

<sup>13</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6-21.

<sup>14</sup>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sup>15</sup> Graham Allison, "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2, [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22265/avoiding\\_thucydides\\_trap.html](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22265/avoiding_thucydides_trap.html). Zbigniew Brzezinski, "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April 14, 201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npqu.11444/abstract>.



府的角色，維護國際秩序。

在南加州大學任教的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就以與權力轉移論者相似的觀點出發，透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連續出了兩本關於「中國崛起」以及明清時期東亞的貿易與朝貢情形的書籍，<sup>16</sup>以及一篇在安全研究之重要期刊上以東亞朝貢體系為例，探討國際體系中的層級性與合法性之論文。<sup>17</sup>康氏認為，東亞在中國主導的時期，戰爭發生頻率遠低於同時期的歐洲。依此推測，中國復興後的東亞地區也可維持和平。這樣的論斷其實與權力轉移論者的預測相符。

在中國大陸實力快速提升一段時間後，美國也開始試圖增進對於中國的了解，然而不足之處還是很明顯。例如美國副總統彭斯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說中，對於中國事務的細節進行了許多描繪，可是最後引用魯迅的說法，稱「中國歷來對於異族只有蠻夷與皇帝兩種稱呼」。<sup>18</sup>事實上，這樣的概括雖然有某些經驗證據支持，但也不盡準確。

### 參、北宋歷史的啟示

在大約一千年前的北宋，中國 GDP 已經凌駕其他國家之時，<sup>19</sup>卻能和原本被視為蠻夷的遼國達成和平共存的協議。在唐朝末年與五

---

<sup>16</sup>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17</sup>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9:4(2010), pp.591-622.

<sup>18</sup> Mike Pence,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4 October,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sup>19</sup> 根據 Maddison 統計數據顯示，公元 1000 年時印度的 GDP 高於中國。但當時印度地區分裂為許多國家，所以北宋 GDP 仍高於個別印度地區國家。

代十國時期百餘年的亂世後，宋太祖、太宗在十世紀後期，在後周世宗柴榮建立的基礎上開始拓展，逐步將長江中下游乃至於珠江中下游地區，與黃河中下游的中原整併在一起。太宗趙光義於太平興國四年（97 年）率軍攻克太原，消滅受遼國保護的北漢政權，使宋朝聲威達到高點。雖然後來奪取幽州的行動失利，並且接連敗給遼國、交趾，但北宋仍締造出當時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讓百姓安居樂業長達百年以上。此一成就不亞於漢、唐、清朝。從國際體系角度觀察，遼國的地位可與後冷戰時期美國相提並論：兩者都是體系內的頭號軍事強權，對盟國提供保護。至於北宋與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快速崛起的強權，擁有超越原本體系中第一強權的潛力。北宋認為，受遼國保護的北漢以及在五代的後晉時期被遼國取得的燕雲十六州，都是中國固有領土，所以應該要收復失土。可是對遼國來說，北漢統治者原本是中原地區的合法領導人，而燕雲十六州早在宋朝建立前二十餘年就已經成為遼國領土，所以北宋以武力攻打北漢、燕雲十六州的行為，乃是以武力改變現狀。

就宋太宗所採取的行動而言，似乎與現代許多美國人士的擔憂吻合：中國確實會在國家富裕強大後對外動武。但是在宋太宗與宋真宗時期，宋遼數度交戰後，宋真宗決定改採和平談判，締造雙方的經濟紐帶。此一嘗試被遼國接受，於是兩國達成澶淵之盟，雙方明確劃分邊界，互不侵犯，從而維持了約 120 年的和平。可見古代中國的外交思惟與實踐中，除了強調大國權力較量的現實主義成分外，也有透過經貿手段維繫和平的自由主義成分。若能增進對這個部份的理解，對於解釋、預測中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於改進國際關係理論，都可能有很大幫助。